



聶隱娘傳

說淵三十六別傳三十六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形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

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
念呪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
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
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太石穴
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尼先
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
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
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

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某攀緣漸
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後
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
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
知其來也至四年畱二女守穴挈我於都
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
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非鳥
之容易也受以羊角七首刃廣三寸遂白

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
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
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
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
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
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
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
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

後藏匕首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
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
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
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
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又
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
能夫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
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

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
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
許帥能神筭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
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
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
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祇迎
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
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

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
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
異請當畱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
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
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
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
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
中見二紙衛一墨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

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
紅綃送于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
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
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
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
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
如相擊于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
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

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
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
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
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
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
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蟻蠊潛入
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
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

言溪房集
卷之五
書院
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
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耻其不中
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
七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
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
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
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
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樞前慟哭而去開成

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
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
謂縱曰卽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
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
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
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
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
娘矣

聶隱娘傳終

袁天綱外傳

說淵三十七 別傳三十七

袁天綱蜀郡成都人父璣梁州司倉祖嵩
 周朝歷捷為蒲陽蒲江二郡守車騎將軍
 曾祖達梁朝江黃二州刺史周朝歷天水
 懷仁二郡守天綱少孤貧好道藝精於相
 術唐武德年中為火井令貞觀六年秩滿
 入京太宗召見謂天綱曰巴蜀古有嚴君
 平朕今有爾自顧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

遇聖主臣當勝也隋大業末竇軌客遊劔
南德陽縣與天綱同宿以貧苦問命天綱
曰公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
十年後必富貴為聖朝良佐右輔角起兼
復明淨當於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軌
曰誠如此言不敢忘德初為益州行臺僕
射既至召天綱謂曰前於德陽縣相見豈
忘也深禮之更請為審天綱瞻之良久曰

骨法成就不異往時然目色赤脉貫童子
語浮面赤為將多殺人願自誠後果多行
殺戮武德九年軌被徵詣京謂天綱曰更
得何官對曰面上家人坐位不動輔角右
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蒙聖恩還來此
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
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轅人物常滿是時
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

臺成就學堂寬廣謂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曰公面似大獸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貴人攜接初爲武官又語杜淹曰二十年外終恐三君同被責黜暫去卽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隱太子中允韋挺自隋末隱太子引之爲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雋州淹等至益

州見天綱泣曰袁公前於洛陽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勢如此更爲一看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不乂卽回終當俱享榮貴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過益州造天綱天綱曰杜公至京卽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兼有壽然晚途皆不稱遂韋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詩曰

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虛繫風終不得脫
屣欲安如且珍純素美當與薜蘿踈既逢
揚得意非復久閒居王珪尋爲侍中出爲
同州刺史韋挺歷蒙州刺史竝卒於官皆
如天綱之言貞觀中勅追詣九成宮于時
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
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有生
角猶未大成後視之全無三品前視三品

可得然四體虛弱骨肉不相稱得三品恐
是損壽之徵後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房
玄齡與李審素同見天綱房曰李恃才傲
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綱云五品未見若六
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不復問云視房公
得何官天綱云此人大富貴公若欲得五
品卽求此人李不之信後房公爲宰相李
爲起居舍人卒高宗聞往言令房贈五品

官房奏贈諫議大夫申公高士廉謂天綱曰君後更得何官天綱曰自知相祿已絕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果不過是月而卒也蒲州刺史蔣儼幼時天綱謂曰此子當累年幽禁後大富貴從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時祿絕儼後征遼東沒賊囚於地竄七年高麗平定歸得官一如天綱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

三謂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祿絕其死矣設酒饌與親故爲別果有勅至放致仕遂停祿後數年卒李義甫僑居于蜀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謂李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甫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義甫後爲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

詠烏立成其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皆如天綱之言贊皇公李嶠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過三十而卒唯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請天綱天綱曰郎君神氣清秀而壽若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爲戚嶠時名振

咸望貴達聞此言不信其母又請袁生致饌診視云定矣又請同於書齋連榻而坐寢袁登牀穩睡李獨不寢至五更忽睡袁適覺視嶠無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氣絕初大驚恠良久偵候出入息乃在耳中撫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賀其母曰數候之皆不得今方見之矣郎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耳後果如其言則天朝拜相

而家常貧是時帝數幸宰相宅見嶠臥青
絅帳帝歎曰國相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
用綉羅帳焉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
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腴故
寢不安焉帝嘆息久之任意用舊者嶠身
材短小鼻口都無厚相時議不以重祿待
之其在潤州也克使宣州山採銀時妄傳
其暴亡舉朝傷歎冬官侍郎張詢古嶠之

從舅也聞之甚憂使諸親訪候其實適會
南使云亡實矣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
慰者時有一人稱善骨法頗得袁天綱之
術朝貴多竊問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祿
位稍薄諸人竦戚其人又曰李舍人雖有
才華而儀冠耳目鼻口畧無成就者頃見
其加朝散已憂之矣衆皆然之嶠竟三秉
衡軸極人臣之貴然則嶠之相難知而天

綱得之又陝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
武官令天綱揀壻天綱曰此無貴壻惟識
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
從其言嫁之時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時年
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嘗詣一親表飲遇
相者曰公後必富貴言訖而去姚追而問
之相者曰公甚貴爲宰相歸以告其母母
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鷄折節勤學以挽

郎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綱有子客師傳其
父業所言亦驗客師官爲廩犧令顯慶中
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合合一鼠令
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師亦曰鼠
也然入一出四啓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
矣客師常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
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
登岸私語曰吾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

言海內集
袁天綱外傳
氣大厄不义豈可從之且少畱舟未發間
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擔驅驢
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
人在內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涔風
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詢驅驢丈夫乃
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

袁天綱外傳

終

曾季衡傳

說淵三十八

別傳三十八

太和四年春鹽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
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壯麗而季衡處
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
國色也晝日其魂或見於此郎君慎之季
衡少年好色願覩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
間頻炷名香頗踈凡俗間遊聞處恍然凝
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

遺某傳達厚意欲回拜郎君言訖瞥然而
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
嚮者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之人也季
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真父
今爲重鎮昔時從大人牧此城處此室無
何物故感君思深窈冥情激幽壤所以不
間存沒頗思神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
時今方契願幸垂畱意季衡畱之欵會移

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翊日此時再會慎勿
泄於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
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
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怛然驚其事
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一二
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能扣壁是日女郎
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吼握季衡手
曰何爲負約而泄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歡

笑矣季衡慙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
過亦冥數盡耳乃畱詩曰五原分袂真胡
越鶯拆鴛離芳草竭年少煙花處處春北
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耻無酬乃強
爲一篇曰莎草青青鴈欲歸玉腮珠淚灑
臨岐雲鬢飄去風香盡愁見鶯啼紅樹枝
女遂於襦帶解感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
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

無以幽冥爲隔季衡搜書篋中得小金鑊
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
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
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
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求思形體羸瘵
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
方愈乃詢五原紉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
女不疾而終于此院今已歸墓北邙山或

陰晦而魂遊於此人多見之則女詩云北
邙空恨清秋月者言其墓處耳

曾季衡傳

終

蔣子文傳

說淵三十九

別傳三十九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
自謂骨青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
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
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
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
謂曰我當為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
宣告百姓為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

言淵厚集 卷之三 文傳 一 書院
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祀之者矣
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官宜爲五
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有小
蟲如鹿蚩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
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
有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
火及公宮孫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
乃不爲勵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

文爲中都侯次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
綬爲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
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陳郡謝玉爲琅琊內史在金城其年虎暴
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
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將出語云此間頃
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爲不
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旣畢邏將適還去

其婦上岸便爲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旣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卽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脚斫斷之虎旣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

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正爲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豬祠焉會稽鄞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手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

言游集
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坐見向
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卽蔣侯像也問望子
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
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常思噉鱠一雙
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
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
神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
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

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
各指以戲相配匹卽以其夕三人同夢蔣
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
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
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
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
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旣已顧之實貪
令對尅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

亡劉赤斧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
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
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
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
有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焉
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
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卽卒行人
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中書郎王長豫有

美名父丞相導至所珍愛遇病轉篤導憂
念特至正在北床上坐不食已積日忽見
一人形狀甚壯者著鎧執刀王問君是何
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
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卽求食食遂
數斗內外咸來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
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也

蔣子文傳

終

張遵言傳

說淵四十四別傳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館中
 夜晦黑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墻下一物
 疑白曜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猫
 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瑩澤可愛遵
 言憐愛之目為捷飛言駿奔之捷甚於飛
 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
 飼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

言淵房集 卷之四 言傳 書院
伺其嗜而噉之苟或不足寧自輟味不令
捷飛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以懈倦
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
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
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所詣而風
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于時昏晦
默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
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

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
各得辯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
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
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災
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待我
至於盡力輟味曾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
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乘遵言馬
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遙見一塚

言淵房集 卷之五 書院
上有一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
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
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
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
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
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恚
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
能戾君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十人皆

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皆可憎惡跳梁企
躑進退獰暴遙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
竦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霽獰
毒爲戚施之類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
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
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
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爲
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

者活者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暗鳴而去四郎又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爲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

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爲追張遵言不到盡已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臾至大黑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爲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卽當邀迓入館未

言游房集 卷之四 四 書院
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
宮室欄署皆真王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
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起甚輕易言詞
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
亦微揖而上回顧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
不爾王曰前殿淺陋不足四郎居處又揖
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
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方坐所食之物

及器用皆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
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
命酒具樂飲數巡主謂四郎曰有佐酒者
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飲
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與
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隣於人間少年有
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
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爲不奉上元

夫人處分以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
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贈
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謔君
何容易耶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
柱上明珠穀穀而落瞑然無所覩遵言良
久懵而復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
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
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

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
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
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矣言畢騰空
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於
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
遵言求之不已夜深乃曰君子苦求焉得
不應蘇四郎者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
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又以事問老僧僧

竟不對曰君今已離此厄矣勗遵言令歸館穀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張遵言傳終

侯元傳

說淵四十一別傳四十一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窶唯以鬻薪爲事唐乾符己亥歲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憇谷口傍有巨石巖然若夏屋元對之太息恨己之勞也聲未絕石剝然豁開若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帽髯髮如霜曳杖而出元驚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自可於吾法中取

富貴但隨吾來叟復入洞門元從之可數
十步廓然清朗田疇砥平多異花芳草行
數里遇橫溪碧湍流苔鴛鷓沂洄其上長
梁天矯如晴虹焉過溪北左右皆喬松修
篁高門渥丹臺榭重複引元入別院坐小
亭上簷楹階砌皆奇寶煥然及進食行觴
復目所未覩也食畢叟退少頃二童揖元
詣便室具湯沐進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

至亭上叟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
上叟授以祕訣數萬言皆變化隱顯之術
元素蠢蠢至是一聽不忘叟戒曰汝雖有
少福合於至法進身然面有敗氣未除亦
宜謹密自固若圖謀不軌禍喪必至且歸
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叩石當有應門者
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穴
遂泯然如故視其樵蘇已失至家其父兄

驚喜曰去一旬謂已卒於虎狼之吻元在
洞中如一日耳又訝其服裝華潔神氣激
揚元知不可隱乃爲其家人言之遂入靜
室中習熟其術晷月而術成能變化百物
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爲步騎甲兵於
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爲將卒出入陳
旌旆幢蓋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
聖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

望必盛飾往謁神君神必戒以無稱兵若
固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聚兵數千
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潯命
都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
旣言之矣但當偃旗臥鼓以應之彼見兵
威若是必不敢內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輕
接戰元雖唯諾心計以爲我奇術制之有
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大者若之何復示

衆以不武也既歸令其黨戒嚴是夜潞兵
去元所據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
甚難之明方陣以前元領千餘人直突之
先勝後敗酒酣被擒至上黨繫之府獄嚴
兵圍守旦視枷穿中唯燈臺耳失元所在
夜分已達銅鞮徑詣神君謝罪君怒曰庸
奴終違我教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
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鬱悒趨出復後

謁神君虔心叩石石不爲開矣而其術漸
歇猶爲其黨所說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
谷而并騎適至圍之數重術既不神遂斬
之於陣其黨與散歸田里焉

侯元傳

終

同昌公主外傳

說淵四十二別傳四十二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爲井欄藥臼食櫃水槽鎗釜盆甕之屬仍縷金爲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床悉支以金龜銀塹更琢五色玉爲器什合百寶爲圓案更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

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
帳却寒之簾犀簟牙席龍鳳繡連珠帳續
真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
却寒之鳥骨所爲也則未知出在何國更
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
合爲鷓鴣
翡翠毛羽神絲繡被三千
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則精巧瑰麗可得
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

輝煥更帶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
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
桃實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幕
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瑟瑟闊
三丈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
張之則踈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
雨暴降不能濕漏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傳
故也紋布卽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拭水

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生垢膩一物稱得
鬼谷國火蠶綿云出火洲絮衣一襲用之
一兩稍過度則煊蒸之氣不可近云九玉
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工
巧妙麗殆非人製有得於金陵者因以獻
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致語
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
之言言於左右公主夢其釵亦亡其處韋

氏異其事遂以實話於門人或曰玉兒卽
潘妃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漢至唐公
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
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貯辟邪香瑞麟
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也仍雜以龍腦金
屑則鏤水晶瑪瑙辟塵犀爲龍鳳花其上
仍絡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雕輕玉
爲浮動每一出遊則所過芬香街巷晶照

看者眩惑其目是時某中貴人買酒於廣
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
席曰豈非龍腦邪曰非也余幼給事於嬪
妃宮故常聞此未知今日自何而致因顧
問當壚者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
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歎其異上每賜御
饌湯藥則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靈炙
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其茶則

綠花紫英之號消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
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
貯於盤中虬健如紅絲高一丈以筋抑之
無三數分撤卽復其故迨諸品味人莫能
識而公主家人饜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
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陳暑氣將
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挂于南軒滿
座則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輕

細明薄可鑑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
韋氏諸宗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
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祇捧立堂中而光明
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來賓爲燈法
乃以香蠟燭遺之來氏之隣人覺香氣異
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則具以事對其燭方
二寸其上被五彩文卷而藝之竟夕不盡
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煙出其上卽成

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
疾旣甚醫者欲難藥餌奏云得紅蜜白猿
膏食之可愈上令訪內庫得紅蜜數石本
兜离國所貢白猿膏數甕本南海所獻也
雖日加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甚遂
自製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
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
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寶及葬於東郊

言清集 卷之五 五 書院
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
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儀其衣服玩具與
人無異一物以上皆至一百二十昇刻木
爲樓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
以絳羅裙繡絡金銀瑟瑟爲帳幕者千隊
結爲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鹵簿
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
翼則焚昇霄靈芝之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碧

磬繁華輝煥殆餘二十里上賜酒一斗斛
餅啗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
城士庶罷業來觀者流汗相屬唯恐居後
及靈昇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
者無不傷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
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寫是後上日夕惴
心挂意李可及歎追百年曲聲詞怨切聽
之莫不淚下更教千數人作歎百年隊取

內庫珍寶雕成首飾畫八百匹官綾作魚
龍波浪文以爲地衣而舞一舞珠翠滿地
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左軍
容使西門季玄素所梗直乃謂可及曰爾
恣巧媚以惑天子族無日矣可及恃寵未
嘗改作可及善嚙喉舌於天子前弄眼作
頭腦連聲著詞唱雜聲曲須臾則百數不
休是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去聲

一日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卽令送酒
麪及米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見一中
貴人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
謂之酒及封啓皆實中也上賜可及銀麒
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往私第西門
季玄曰今日受賜吏用官車他日破家亦
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果流
可及於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

季玄有先見之明

同昌公主外傳終

睦仁舊傳

說淵四十三別傳四十三

唐睦仁舊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舊而不言後數見之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舊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游仁舊即拜之問公何人邪答

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時爲別駕，今任臨湖國長史。仁齋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已北，總謂臨湖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卽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苦，唯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

不能移動耳。仁齋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贈之，遣隨齋行。有事，令先報之。卽爾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掌事，恒隨逐如侍從者。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齋於家，教文本。仁齋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旣與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

有食然不能得飽常苦饑若得人食便得
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
偷之從君請一食仁菑既告文本文本卽
爲具饌備設珍羞仁菑曰鬼不欲入人屋
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
如其言至時仁菑見景與兩客來坐從百
餘騎旣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
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菑請有

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仁菑云鬼
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爲得通用
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
爲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
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
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睦生煩卽君供給
卽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
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菑遇病不甚困篤而

言清房集
不起月餘問常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
長史報云月內不知後月因朝太山爲問
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
趙某爲太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爲此
官故爲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仁
舊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
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爲請之
乃曰趙主簿相問睦兄昔與同學恩情深

至今幸得爲太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
府令擇人吾已啓公公許相用兄旣不得
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必當官何惜
一二十年苟生邪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
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仁舊憂懼病愈篤
景謂仁舊曰趙主簿必欲致官君可自往
太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免仁舊問何由
見府君景曰往太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

是其都所君徃自當見之仁禱以告文本
文本爲具行裝數日景又告仁禱曰文書
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
自消仁禱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
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仁禱情不
信佛意尚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
因果此爲虛實答曰皆實仁禱曰卽如是
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

王及君今尚爲鬼邪景曰君縣內幾戶仁
禱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仁禱曰常二
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
仁禱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仁禱曰
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一如此耳其得天
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
道者萬有數十如君獄內九品數十人入
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內囚惟鬼及畜

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
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
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蒞曰鬼有死乎曰然
仁蒞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
不知死仁蒞曰道家章醮爲有益否景曰
道者被天帝總統六道是爲天曹閻羅王
者如人間天子太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
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

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
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訴云宜
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
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
爲無益也仁蒞又問佛法家修福何如景
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
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
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

言畢卽去仁禕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
卒還鄉里仁禕寄書曰鬼神定有貪諂往
日欲卽君飲食乃爾殷勤此知無復利相
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爲賊所
陷死亡畧盡僕爲掌事所導如常賊不見
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
射於玄武門文本時爲中書侍郎自語人
云爾

睦仁禕傳終

